

我的青春 不忧伤

Wodeqingchun
buyoushang

李维=著



作者说：

这个时代里更多的是平凡善良中规中矩和积极向上的。

我身边的人活得都比我规矩。在我看来，

残酷小说的涌现恰恰说明了当今年轻人的逃病……

李维他们当然也是这帮年轻人中的一群。

但他们的可贵之处不仅

在于他们的善良真诚

更在于他们身上有一种别人所

没有的东西。

至于对……

……

……

……

春风文艺出版社

我的青春 不忧伤

Wodeqingchun
buyoushang

李维=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 李维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青春不忧伤/李维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1

(布老虎青春小说)

ISBN 7-5313-2872-0

I. 我…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2891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chunfeng.net

青春文学工作室 主页: qingchun.chinachunfeng.net

北宁市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30mm×210mm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64 千字

印数: 1—20 000 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时祥选

责任校对: 陈杰

封面设计: 杜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这篇小说最早是在网络上连载的，每天写那么一段，从2003年11月份写到第二年的1月份才算写完。其实这段时间我正准备考研。考过研的朋友，特别是跟我一样笨的朋友肯定明白考研的滋味，枯燥，乏味，有些孤独。我从来就是个没什么自律性的人，也不太能吃苦，为了排遣心中的烦闷才开始写小说。我是个工科生，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并不懂什么文学，但却深深为写小说的快感所吸引，而且欲罢不能，以至于一口气写了十几万字。所以说，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写成，最早是出于本人最最简单的一个想法：解闷。但是在写的过程中，我觉得大把的时间不能白费，除了娱乐大众也得顺便让大家看了有点感受。所以我便将本人和身边朋友对生活的某些感悟，以及一些朋友的生活状态糅和在了这个故事里。

小说在网络上连载后很受一部分朋友喜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写的故事与大家产生了共鸣，也就是说，很多读者亲身体验过我写的心情，或者就是这样的生活状态。很多读者对小说发生兴趣便对作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情节当成真人真事。很多朋友，甚至是我熟识的人都问我，那个李维是否就是你？我说你只说对了一半，应该说文中的人物是我们。李维，苍蝇，阿西，梁雨，泥巴，周诚，他们不是作为单独的个体存在的，而是这个时代里某个角落某一部分人的共同的画像。我将自己和身边人的经历糅和到了一个故事里，所以书中人物的原型到处都是又没有一个是。熟识我，与我生活相近的人会更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很多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我的一个好

朋友深夜看完小说一夜未睡，第二天说从未如此清晰地看过自己。在他眼里他自己就是李维，他追求了几年的那个女孩便是梁雨。

最近的青春小说不少，说实在的我不是太喜欢，我不是不喜欢他们的文字，而是不喜欢他们笔下的人物的生活方式。在有些作者笔下，叛逆被过分褒扬，青春如此残酷，人性如此脆弱不堪。我不知道是他们认为只有叛逆才可入文还是他们本身就是这样生活的。我只想说，这是不符合现实的，这个时代里更多的是平凡善良中规中矩积极上进的人，我身边的人活得都比我规矩。在我看来，这类残酷小说的涌现恰恰说明了当今年轻人的通病：迷茫，有一种虚无感，过分夸大了个人而脱离集体以至于迷失自我，丢失了生存的意义和精神的价值。

李维他们当然也是这帮年轻人中的一群，但他们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们的善良品质，还在于他们身上有一种男人的责任感，对爱人，对朋友，对家人，以至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李维他们正当年少，会犯错，会迷茫，也会觉醒，当过去已经成为过去的时候他们会向前看，而不是停下来把玩自己的忧伤。我觉得人应该正视生活而不该厌倦生活，如汪国真的诗里所说：

不是苦恼太多
而是我们的胸怀不够开阔
不是幸福太少
而是我们还不懂如何生活
忧愁时，就写一首诗
快乐时，就唱一支歌
无论天上掉下来的是什么
生命总是美丽的

2

感谢现实中和网络上曾经给我巨大鼓励的朋友们，感谢为本书付梓出版付出了无数心血的编辑时祥选老师。

>>> 0

我今年二十一岁了，在人生的头二十年里，一直有做白日梦的习惯。我一直认为白日梦是值得提倡的，因为人正是由于思考这个功能区别于动物。

我的白日梦总是千奇百怪，但大多都很完整，也很逼真，逼真得让我难以区分它们是否真的在我身上发生过。有时候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假的，因为我在戏里扮演的总是那种倒霉的角色。其实我觉得它们更像一部部小说，有时是武侠，有时是言情，而在我没有能力或者时间将它们写出来之前，它们统称为“白日梦”。

号称“奔三”的人了，我的生活一团糟，没做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没有女朋友，有时候很衰，有时候很颓废，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平淡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也许在多少年后我可能淡忘我这段生活。这些生活的片段将变成凌乱的碎片，杂乱地堆叠在一起，或者慢慢地模糊拎不清先后，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将它大致地记录下来。这样，若干年后，如果有人问起我的二十岁，我就可以递给他我的笔记本，告诉他：“喏，这就是我的二十岁。”



郁闷的时候，我经常会和兄弟们去喝点小酒。带着几分醉意躺在床上，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是整个人躺在水底，睁着眼睛，往昔记忆的碎片黄叶落花似的从眼前掠过，忧伤快乐偶尔如一根纠缠不清的水草伴着鱼群穿过。水凉凉的，几道黄昏的余晖泻下，透过淡蓝的水面，照得眼睛里一片金黄。我自己仍然顺流而下，不知所往。忧伤还是快乐早已过去，我们站起身来，到岸上，穿好漂亮的衣服，继续走自己的路。不管水上还是水下，都是美丽的风景。

如今我的二十一岁已经过了一半，我准备把我曾经的白日梦记录下来，写成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我要讲述我和兄弟们的故事。

>>>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最近在学校论坛上老看到这句，只要一看到，我马上看都不看后面的内容，直接给他接句“为赋新词强说愁”。

“回得好！”旁边的苍蝇嘍了口烟，干咳两声，“这年头，什么都不懂，老是跟人比惨的小屁孩太他妈多了。老子现在大四没学位，没成绩，没经验，没工作，没长相，没钱，没女人的还没叫屈呢，比惨？谁比我惨啊？但是后来又想，其实比我惨的还有，我们在这里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穷二白感叹，羡慕美帝国主义 GDP 的时候，非洲的黑人兄弟还在到处找吃的呢。在他们看来，我们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听他这一说，感情我自己也是一装成熟的小屁孩。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03 年 11 月 26 日凌晨两点四十六，我叫李维，南京工业大学的大四学生，坐在我的宝贝电脑前，边逛论坛边修改简历。

苍蝇本名叫黄飞，是我的舍友，也是我最铁的朋友之一。他长得不高，细皮嫩肉，两只三角眼总是翻来翻去的，但是这脸奸相完全不妨碍他讲义气。丫极聪明，最大特长就是能把白的说黑，黑的说白，充分继承了北京爷们儿“贫”的传统。他老爹是大校，不过用他的话说：“这年头北京城里掉块城砖都能砸死个局级干部，站个柜台都要研究生。”所以也算不上显赫，不过绝对不缺钱和女人，所以刚才他在哭穷的时候我就特想给他一耳光。苍蝇特能混，什么都懂点儿，有时候就像大哥，只要有他在，我们不管到哪儿去心里都踏实。

我们都在很认真地做简历，确切地说应该是在伪造简历。要毕业了，这就是推销自己的广告，在我看来跟家门口电线杆子上的性病广告没什么本质的不同。广告做得好，就是央视《射雕》，本身烂得让人吐血，但是不尽财源滚滚来，然后再继续去糟蹋金庸。做得差了，你就到电线杆上留电话喝西北风去吧。

“没个模子连个屁都挤不出来！”旁边阿西捅捅我的肋骨，“给个简历模版我。”阿西是江苏人，我是山东人，他说话的句式很多都跟我的不同。比如说“给我个东西”时他会说“给个东西我”，说“非常非常好”时他会说“不要太好”。这就是到外地上学的好处，长见识，什么话都听过，比方说苍蝇就老是“丫的，丫的”，我们也“丫的，丫的”。

我把我的模版传给他，他一边填一边嘟囔：“姓名……陈





西，英文名……英文名……英文名?!”他大声叫唤了一声，那边的苍蝇用膝盖对着他大腿就是一下，“你丫白痴啊，没看见有人睡觉吗?”他指着床上的罗锋狠狠瞪了阿西一眼。阿西学着他们北京人的口气说：“丫下手可真狠!”然后盯着屏幕说：“虽然咱们几个的作息一直是美国时间，要去美利坚时差都不用倒，可这英文名咱还真没有。”“咳，李维？你叫什么？”他忽然转头问我。

“Victor，就是维克托。”我说。

“好名字，胜利者，多喜庆啊，以前没听丫说起过啊？”苍蝇把烟从嘴里吐出来接着用鼻子吸进去，我们管这种吸烟的方式叫“小回笼”。

我笑笑，说：“你个老烟鬼就知道抽烟，淘碟，打游戏，四级还没过，整个一文盲。”

“嘛？丫说我是文盲？哥们儿四级是没过，但哥们儿知道 Nirvana, Coldplay, Guns&Roses, LinkinPark, 尤金尤耐斯库，埃里克·侯麦，岩井俊二，三池崇史，你丫知道几个啊，歇菜了吧你。”他撇着嘴，一脸不屑。

“靠，你这么崇洋怎么四级一次比一次少啊。”阿西接过话说。

苍蝇赶紧摆手，说：“别，大黑天儿的别提这郁闷事儿，都他妈五次了，我万一想不开明天咱楼后面就有一英俊男尸了。”

“还英俊男尸？我们宿舍是够挤的，死一个少一个，我愿意把草席捐了。谁捐骨灰盒？”阿西说。

我说：“骨灰盒就免了，把骨灰撒我们长江里吧，说不定死后你漂啊漂的能漂到大不列颠，听 Coldplay 的演唱会呢。”

苍蝇过来一把按住我的肩膀，阴阴地说：“嘿，维克托！”我本想反手温柔地给他一拳，却听到有个声音对我说：“嘿，维克托！”我的思绪像是被急速行驶的火车给撞了，一下子就飘

了，飘到几年前满是法国梧桐的那个城市。那时候，有个人也总这么叫我：“嘿，维克托。”

“给我根烟。”我冲着苍蝇小声叹了口气。“靠，怎么了？”他一边说一边向上翻着眼珠子一边给我点上一支红南京。在他们眼里，我算是个感情细腻的处女座男人，典型理想主义者，时常胡思乱想，喜欢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十分复杂。于是我不避免地要经常受些伤害，或者伤害别人。

我将MP3的耳机塞在耳朵里，调到第九首，是Jay的《轨迹》。走到阳台上，四周一片黑暗，我深深地吸口烟，从鼻孔里喷出来，又深深地吸了口深秋的凉意。“想着哪一天，会有人代替，让我不再想念你。”Jay的歌声仿佛是从我周围无尽的黑暗里灌进我的耳鼓，震荡着我的耳膜。我挺直了腰，抬起头，想象着有个流星砸过来，可是，什么也没有。空气中，黑暗里，飘扬的还是那声幽怨的“嘿，维克托”……

苍蝇出来陪我站了一会儿，说：“又想你那码子事儿呢？回去吧，我听人说天气太凉会降低精子活性，造成不孕不育。”他拉了我一把，“咳，我说丫一挺纯情的小伙子学抽什么烟啊，是该找个姐姐管管你了。”他一把把我手里的烟夺过去，用拇指和食指往空中一弹，飞舞的烟头便在黑暗里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人也许就是上帝手中一烟头，都努力着，拼命着，在没落地之前画出一条牛B的弧吧。

>>> 2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四十。一看今天上午的课又





错过了，其实是故意错过的。除了罗峰早早上课，我、苍蝇、阿西几乎同时起床。

还没到午饭时间，大家齐刷刷打开电脑。阿西挥舞着一双大手说：“以后大家要是有了儿子，千万别给他买电脑，看看咱们，当时跟家里要钱的时候说的比唱的都好听，说什么科技发展，时代进步，有利于学习……看看咱们现在都干吗？计算机，对我们来说，绝对只是一种玩具！”苍蝇正翻着网页，随口丢过来一句：“你丫想得倒美，瞧你丫那操行，长得跟卡西莫多似的，还想有儿子？”阿西愤怒地吐了口唾沫，说：“李维你闪一边去，小心溅你一身血。”……然后他俩就战在一处，撕咬个几十回合。这种事情一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次，我一般都是站到门口挂张牌子，上面写着“危险，勿进”。

过了两分钟，我推门进去，不出所料，他们已经是双双倒在床上，一个压着另一个，每次不同的只是谁在上谁在下而已。我说：“行了，都气喘吁吁了，就知道在床上瞎搞，出去吃饭，吃饱了再回来继续完成你们高尚的同志事业。”……

我们吃饭的时间极其灵活，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吃，但很少会去食堂。食堂里的菜一来难吃，二来太贵。包食堂的老板不知道是不是黑手党，蒜苗里弄点肉末就愣说是大荤。如果世上真有诅咒这个东西的话，估计食堂老板的下一代排泄的时候会有点困难。

我们常去的一家餐馆叫重庆人家，今天餐馆里生意好得很，我们点好了菜就坐在那里木着。大家不是不想说什么，而是精力都集中在来来往往的学生身上了。确切地说是集中在女生的身上，再精确点儿就是集中在漂亮女生的身上。

关于这一点，很好解释：三人当中，苍蝇有女朋友，不过是在北京，并不妨碍他对别的女生想入非非。我曾经有过，阿西还是男孩。虽然大四了，我和阿西还是琢磨着能有个奇遇，开始一段黄昏恋，所以更需要积极地去留意女生。

阿西在本学期初的时候就看上了一个女孩，确实很漂亮，很小巧的江南美女，很卡通的样子，有点像《浪客剑心》里的薰。暂时就称她为阿薰吧。阿西看上了却一直不敢有所行动，倒不是因为他胆子小，关键是阿薰是有男朋友的，而且此男长得相当生猛。更何况，阿西知道我和苍蝇对第三者是深恶痛绝。

阿薰经常来这里吃饭，我们也坚持来这里的原因就是等着有一天，她和她男朋友分手，然后阿西有机可乘。

“又是一个 A-cup!” 苍蝇愤愤地说。

“为什么要用‘又’呢？”我学着大话上的台词。

“因为蚊子也是 A-cup!” 阿西双手托腮，眼睛依然停留在来往的女生身上。

蚊子是苍蝇的女朋友，叫敬一雯。苍蝇既然是苍蝇，那敬一雯就得叫蚊子了，不然的话难道叫老鼠？

或许是生意太好，我们等到肚子咕咕叫也没有上菜，注意力从漂亮美眉转到了半老的老板娘身上，毕竟“饱暖”才能“思淫欲”啊。老板娘只顾自己乐呵呵数钱，丝毫未发现我们仁正对她眉来眼去。苍蝇不耐烦了，大声喊起来：“谁来收尸啊！”整个店的人都朝这边看，我跟阿西臊得都想钻到桌子底下，心说：“这丫真是不要脸，丢人丢到校外！”

老板娘赶忙跑过来问怎么回事。苍蝇习惯性地翻起眼皮说：“来收尸啦，都饿死了。”老板娘陪着笑说马上来马上来。



我的青春不忧伤

饭菜上桌，我揉着臊红的脸扭头一看，阿薰正和她男朋友走过来。我踢了踢阿西，他脸上早已经是五颜六色了。这几乎是咱们每次饭前的必修课了，好像基督教徒的饭前祈祷一样。我跟苍蝇冲着阿西说声阿门就狼吞虎咽起来。

>>> 3

阿薰看起来是那种很安静的女孩子，大眼睛，长睫毛，皮肤白嫩，纤细的手臂，纤细的腿，半长的头发，没有一丝脂粉气。

我每看到一个人，脑袋里就会不自觉地向外冒词儿，比方说我第一次看到我高一政治老师时候冒出的是“鬼斧神工”。我第一次见到阿薰的时候脑袋里冒出的一个词是“晶莹剔透”。这让我很不爽，因为当我遇到 Cool 的时候，脑袋里冒出的词儿也是“晶莹剔透”。

Cool 是我高中时候的女同学，后来发展成我的女朋友，后来又发展成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思路好像很清晰，可为了搞清楚这个思路，我花费了五年多的时间。

>>> 4

Cool 的本名叫梁雨，十五岁的时候还是傻乎乎的幼齿，白白的，很苗条，上课时座位就在我的前面。我很清晰地记着她当时的样子，不是因为我的记性好，而是印象太过深刻，没准儿这辈子都很难忘记。

时间回溯到七年前的一个上午，秋光明媚，她先是跟同桌窃窃私语了一番，然后“腾”地回过头来，半长头发“呼”地

从这边甩到那边。我吓了一跳，便睁大了眼睛望她。她咬着嘴唇，眼睛从左边转到右边，又从右边转到左边。如此反复了七次，压低了声音对我说：

“你怎么不说话啊？”

“干吗要说话？”

“你叫什么名字？”

“李维。”

“哇！”她叫起来，“为什么不是叫李强？”

“……”

“害我损失了一个棒棒糖！我们打赌来着。”

她的同桌开始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头一次发现胖乎乎的女生手舞足蹈特难看，赵忠祥老师的解说词开始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那你叫什么？”

“梁雨。”

“够冷的。”

“什么呀，是栋梁之材的梁！”

“反正是凉啦，凉就是 cool，cool 就是凉，那我叫你 Miss Cool 好啦。”

“好哦，好哦，Miss Cool，很酷的名字，我喜欢，嘻嘻。”

“嘻你个香蕉啊。”

“讨厌。你叫李维，嗯，那我叫你维克托好吧。”

“随便你，你叫叔叔我都没意见。”

“嘿，维克托！”她又笑起来，像一个晶莹剔透的精灵。

……

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自己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被这个 A-cup 幼齿俘虏。要么说明我当时也是个幼齿，要么是因为我当





时就具备战略发展的眼光。总之，从那天起，我把我三分之一
的花季都给了 Cool。

如今，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然后跟苍蝇要烟，在乌烟瘴气中聊聊各自的女人。并不是说我有多么痴情怀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她曾经是我的理想。

苍蝇总是这么跟我说：“哥们儿，丫要是把女人看成理想了那你就只能远远瞻仰。咱不是不要爱情，咱要纯真的不要沉重的，想想天天儿背个大石头谁受得了啊。”我心想，苍蝇老是跟我们一帮人混实在可惜了，大牢里押他个四五年，保准中国又多一哲人。

阿西一只眼睛瞄着阿薰，突然发现他像极了《色即是空》上的那个猥琐男人。我转过去看着阿薰。在见到她之前我只认识一个“晶莹剔透”的女孩子，想到这里，我更感觉不爽起来。正午的阳光射进来，我靠里面坐了坐，发现我已经不太适合明朗的天气了。

>>> 5

“大四不考研，天天像过年。”我们整天无所事事，沉醉于烟酒游戏。用苍蝇的话说这样的生活叫做糜烂，他的第二句话是“在糜烂的背后是曾经的悲伤和无尽的空虚”。我觉得挺对的，然后我问他我们生存的意义，他说：“我们生存的意义就是一直寻找值得我们生存的东西。”

听到这话时，我脑袋里一片空白。我现在不知道自己要去寻找什么，我敢说，我们这帮人中十个有七个不知道自己想要

什么，真是可悲。而假如是两年前，我脑袋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 Miss Cool，当时我还嘲笑自己是个为了女人而奋斗的物种，而现在我竟连可以嘲笑的东西都没有了。

其实我从小到大对感情这东西的反应一直是比较迟钝的。还记得小学时候我很是讨厌小女孩，因为她们动不动就哭，而且老是唧唧喳喳个没完。

五年级的时候有个小女孩一直缠着我要我带她一起玩儿，放学一起走，我就是不答应。那天她下课又跑到我位子上来，我正跟死党聊得兴起，就没理她，她把我的铅笔盒“啪”的一下扔出去老远，还堵在桌子边。我也急了，一把将她推倒，她马上就开哭不说，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块钱撕了个粉碎。当时十块钱对小一学生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可想而知她受了多大刺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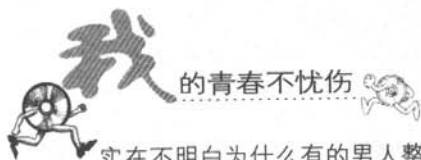
那小女孩后来再没跟我说过话，上了初中后越长越漂亮，却跟学校里一帮流氓在一起混。有一次我惹了事还是她帮我摆平的，我请她吃饭感谢的时候说，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你撕钱的事？她说怎么不记得，那时候可喜欢你你了。我吓得没说话，她笑着给我脑袋上就是一指头——“瞧你那点儿出息。”

那恐怕是我最早的感情事故。

初中的时候有个很风骚的女同学有天对我说：“李维，今天晚上到我家来玩儿吧，我爸妈都出差了。”我想都没想就说：“不行，我作业还没做完呢。”可见我当时是多么纯洁。以至于后来每次想起来都懊悔不已不说，还被苍蝇当成笑柄，时不时拿出来消遣我一下。

当时我的兴趣仅在于去游戏房和拆了学校的板凳腿打架，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有的男人整天想着要找个女人。这种无趣的生活一直持续到高中我认识了“晶莹剔透”的 Miss Cool。

>>> 6

我出生在山东中部的一个小城市，那儿有一座很有名的山，叫泰山，而那座小城就叫做泰安。泰安的主要街道上种的都是法国梧桐。高中时候除了爬山，最喜欢的就是骑着单车飞驰在两旁满是梧桐的大道上。夏天的正午，浓密的大叶子遮住酷热的阳光。秋天的黄昏一片片黄叶漫天飞舞，时不时地砸在我们一群孩子纯真的脸上。冬日的清晨，雪后一片银装素裹，粗大的枝丫上厚厚的白雪，一群少年骑着单车疯笑着飞驰而过……

12

我之所以知道小城里的树是法国梧桐而不是美国梧桐或者英国梧桐，要归功于 Cool 的老爸。梁叔叔是我们市农业大学的植物学教授，从小就教梁雨认识各种植物。我的这些植物知识都是从梁雨那里学的，后来我还养成了走到哪里都喜欢观察植物的习惯。

那时候我和 Cool 一下了课就聊个不停。我跟有些人的话很少，跟聊得来的人讲话就多得泛滥了，而且是巨搞笑的那种，所以 Cool 时常被逗得前仰后合。Cool 笑起来总是一口一口向嘴里吸气，有时还笑得很大声。我有时候会给她讲我小时候的趣事：到河里筑坝捉鱼啊，把小鸟塞到池子里洗澡啊，捉蚂蚱喂公鸡换枣吃啊，摸螃蟹摸到水蛇啊，用车链条做火柴枪啊，几个人被一群小女孩堵在厕所里回不了家啊……

这时候她总是很安静地听，睫毛随着大眼睛一眨一眨，还